

拍

案

驚

奇

拍案驚奇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價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贊曰

紅線下世、毒哉僊僊、隱娘出沒、跨黑白術、香丸裹
裹、游刃香烟、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爐條裂、宅衆
伸耳賈妻、斷髮離恨、以豁解洵、髮婦川陸、非具三
髮、携珠塔戶、嚴扁車中、飛度尺餘、安乳

這一篇贊，都是序着從前劍俠女子的事，從來世間
有這一家道術，不論男女，都有習他的，雖非真仙的，
派却是專一除惡扶善，功行透了的，也就借此成仙。

所以好事的、類集他做劍俠傳、又有專把女子類成一書、做俠女傳、前面這贊上說的、都是女子、那紅線就是潞州薛嵩節度家小青衣、因為魏博節度田承嗣養三千外宅兒男、要吞併潞州、薛嵩日夜憂悶、紅線問知、弄出劍術手段、飛身到魏博、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取了他庫頭金盆歸來、明日魏博搜捕金盆一軍憂疑、這里却教了使人送還他去、田承嗣一見驚慌、知是劍俠、恐怕取他首級、把邪謀都息了、後來紅線說出前世是個男子、因誤用醫藥殺人、故此罰為女子、今已功成、偕仙去了、這是紅線的出處、那隱

娘姓聶、魏博大將聶鋒之女、幼年撞着乞食老尼、押去教成異術、後來嫁了丈夫、各跨一寒驢、一黑一白、寒驢是衛地所產、故又叫做衛、用時騎着、不用時就、不見了、元來是紙做的、他先前在魏帥左右、魏帥與許帥劉昌喬不和、要隱娘去取他首級、不想那劉節度善算、算定隱娘夫妻該入境、先叫衛將早至城、時候他約道、但是一男一女、騎黑白二驢的、便是、可就傳我命拜迎、隱娘到許、遇見如此、服劉公神明、便弃魏歸許、魏帥知道、先遣精精兒來殺他、反被隱娘殺了、又使妙手空空兒來、隱娘化爲蟻、飛入劉節度

口中教劉節度將于闐國美玉圍在頸上，那空空見三更來到，將七首項下一割，被玉遮了，其聲鏗然，割不能透，空空兒羞道：「不中！一去千里，再不來了。」劉節度與隱娘俱得免難。這是隱娘的出處。那香丸女子同一侍兒住觀音里，一書生閒步，見他美貌，心動，傍有惡少年數人，就說他許多淫邪不美之行。書生賤之，及歸家與妻言及，却與妻家有親，是箇極高潔古怪的女子。親戚都是敬畏他的。書生不平，要替他尋惡少年出氣，未行，只見女子叫侍兒來謝道：「郎君如此好心，雖然未行，屯母感恩不盡，就邀書生過去，治

酒請他獨酌飲到半中、問侍兒負一皮袋來、對書生道、是主母相贈的、開來一看、乃是三、四個人頭、顏色未變、都是書生、平日受他侮辱的仇人、書生喚了一驚、怕有累及、急要逃去、侍兒道、莫怕、莫怕、懷中取出、一包白色有光的藥來、用小指甲挑些些、彈在頭斷處、只見頭漸縮小、變成李子大、侍兒一箇箇撮在口中、喫了、吐出核來、也是李子、侍兒喫罷、又對書生道、主母也要郎君替他報仇、殺這些惡少年、書生謝道、我如何幹得這等事、侍兒進一香丸道、不勞郎君動手、但掃淨書房、焚此香于鑪中、看香烟那里去、就跟着

了去必然成事。又將先前皮袋與他道：有人頭盡納在此中，仍舊隨煙歸來，不要懼怕。書生依言做去，只見香煙裊裊，行處有光，墻壁不礙。每到一處，遇一惡少年，煙遠頸三匝，頭已自落。其家不知不覺，書生便將頭入皮袋中，如此數處，煙裊裊歸來。書生已隨了來，到家尚未三鼓，恰如做夢一般。事完香丸飛去，侍兒已來取頭，彈藥照前喫了。對書生道：主母傳語，郎君這是畏闕，此關一過，打點共做神仙便了。後來不知所往。這女子書生都不知姓名，只傳得有香丸誌。那崔妾是唐貞元年間博陵崔慎思應進士舉，京中

賃房居住。房主是個沒丈夫的婦人，年止三十餘，有
容色，慎思遣媒道意，要納爲妻。婦人不肯道：「我非官
家之女，門楣不對他，且必有悔，只可做妾。」遂請了慎
思二年，生了一子，問他姓氏，只不肯說。一日，崔慎思
與他同上了床，睡至半夜，忽然不見。崔生疑心有甚
姦情事了，不勝忿怒，遂走出堂前，走來走去，正自徬
徨，忽見婦人在屋上走下來，白練纏身，右手持匕首，
左手提一個人頭。對崔生道：「我父昔年被郡守枉殺，
求報數年未得，今事已成，不可久留，遂把宅子贈了
崔生，踰牆而去。」崔生驚惶，少頃又來，道是再哺孩子。

些乳去、湏臾出來、道從此永別、竟自去了、崔生回房、看看兒子已被殺死、他要免心中記掛、故如此、所以說、崔妾白練的話、那俠姬的事、乃元雍妾脩容、自言小時、里中盜起、有一老嫗來對他母親說道、你家從來多陰德、雖有盜亂、不必驚怕、吾當藏過你等、袖中取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教每人臂上繫着一條、道、但隨我來、脩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個神像、道、汝等可躲在他耳中、叫脩容母子閉了眼、背了他進去、小小神像、他母子住在耳中、却像一間房子、毫不窄隘、老嫗朝夜來看、飲食都是他送來、這神像耳

孔只有指頭大小，但是飲食倒來，斗孔便大起來。後來盜平，仍如前負了歸家，脩容要拜爲師，誓脩苦行，報他恩德。老嫗說仙骨尚微，不肯收他。後來不知那里去了，所以說俠嫗神耳的說話。那賈人妻的與崔慎思妾差不多，但他是餘干縣尉王立，調選流落，遇着美婦，道是元係賈人妻子。夫亡十年，頗有家私。王立爲婿，生了一子。後來也是一日提了人頭回來，道有仇已報，立刻離京去了。復來說是再乳嬰兒，以豁離恨。撫畢便去，迴燈裹帳，小兒身首已在兩處，所以說賈妻斷嬰的話，却是崔妾也曾做過的那鮮洵。

是宋時武職官靖康之亂陷在異地，孤苦零落，親戚憐他，替他另娶一娘為妻。那娘人妝奩豐厚，洵得以存活。偶重陽日，想起舊妻墜淚，婦人問知，教歸本朝，便替他備辦水陸之費，畢具與他同行。一路水宿山行，防閑管護，皆得其力。到家，其兄解潛軍功，累積已為大帥，相見甚喜，贈以四婢，解洵寵愛了。與婦人漸疎，婦人一日酒間責洵道：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已為餓殍，今一旦得志，便爾忘恩，非大丈夫所為。洵已有酒意，聽罷大怒，奮起拳頭，連連打去。娘人忍着冷笑，洵又唾罵不止，娘人忽然站起，燈燭

皆暗冷氣，裝人凹，妾驚惶仆地。少頃燈燭復明，四妾纔敢起來。看時，洵已被殺在地上，連頭都沒了。婦人及房中所有，一些不見踪影。解潛聞知，差壯勇三千人，各處追捕，並無下落。這叫做解洵娶婦，那三鬟女子，因為潘將軍失却玉念珠，無處訪尋，却是他與朋儕作戲，取來掛在慈恩寺塔院相輪上面。後潘家懸重賞，其舅王超問起，他許取還。時寺門方開，塔戶尚鎖，只見他勢如飛鳥，已在相輪上舉手示超，取了念珠下來。王超自去討賞，明日女子已不見了。那車中女子又是怎說？因吳郡有一舉子入京應舉，有兩少

年引他到家坐定，只見門迎一車進內，車中走出
女子，請舉子試技。那舉子只會着靴在壁上行，得數
步，女子叫座中少年各呈妙技。有的在壁上行，有的
手撮椽子行，輕捷却像飛鳥。舉子驚服，辭去。數日後
復見前兩少年來借馬。舉子只得與他。明日內苑失
物，唯收得馱物的馬。追問馬主，捉舉子到內侍省，勒
問。驅入小門，吏自後一推，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
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一尺有多。舉子苦楚間，忽見
一物如鳥飛下，到身邊看時，却是前日女子。把絹重
繫舉子臍膊，訖絹頭繫女子身上。女子騰身飛出宮。

城去門數十里，乃下對舉子云：君且歸，不可在此舉人乞食，寄宿得達吳地。這兩個女子便都有些盜賊意思，不比前邊這幾個報仇雪耻救難解危，乃是脩仙正路。然要曉世上有此一種人，所以歷歷可紀，不是脫空的說話。而今再說一個有俠術的女子，救着一個落難之人，說出許多劍俠的議論，從古未經人道的，真是精絕，有詩爲証。

念珠取却猶爲戲

若似車中便累人

試聽韋娘一席話

須知正直乃爲真

話說徽州府有一商人，姓程，名德瑜，表字元玉，稟性

簡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專一走川陝，做客販
貨，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貨錢，待要歸家，與帶去僕人
收拾停當，行囊豐滿，自不必說。自騎一疋馬，僕人騎
了牲口，起身行路來。遇文階道中，與一夥做客的人
同落一個飯店買酒飯喫。正喫之間，只見一個婦人
騎了驢兒，也到店前下了，走將進來。程元玉擡頭看
時，却是三十來歲的模樣，面顏也儘標緻，只是裝束
氣質帶些武氣，却是雄糾糾的。飯店中客人个个顛
頭聳腦看他，說他胡精亂語，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
那婦人都着在眼裡，喫罷了飯，忽然舉起兩袖，抖一

皮相者
矣

已

抖道適纔忘帶了錢來今飯多喫過了主人的却是
怎好那店中先前看也這些人都笑將起來有的道
元秀是个騙飯喫的有的道敢是真个忘了有的道
看他模樣也是个江湖上人不象个本分的騙飯的
事也有那店家後生見說沒錢一把扯住不與店主
又發作道青天白日難道有得你喫了飯不送錢不
成歸人只說不帶得來下次補還店主道誰認得你
正難分解只見程元玉便走上前來說道看此娘子
光景豈是要少這鼓文錢的必是真失帶了出來如
何這等逼他乾把手腰間去摸出一串錢來道該多

少都是我還了。就是店家纔放了手算。算帳取了錢去。那婦人走到程元玉跟前再拜道：公是个長者，願聞高姓大名，好加陪奉。還程元玉道：些些小事，何足掛齒。還也不消還得姓名，也不消問得。那婦人道：休如此說。公去前面當有小小驚恐，妾將在此處出些力氣報公。所以必要問姓名，萬勿隱諱。若要曉得妾的姓氏，但記着韋十一娘便是。程元玉見他說話有些醜陋，不解其故，只得把名姓說了。婦人道：妾在城西去探一个親眷，少刻就到東來，跨上馱兒，加上一鞭飛也似去了。程元玉同僕人出了店門，騎了牲

口一頭走、一頭疑心、細思道、問之話、好不踉蹌、隨又
村道、婦人之言、何足憑准、况且他、一頓飯錢、尚不能
預備、就有驚恐、他何如出力相報、得以口問心、行了
幾里、只見途間一人、頭帶笠笠、身背皮袋、滿身灰塵、
是個慣走長路的模樣、或在前、或在後、參差不一時、
常撞見、程元玉在馬上問他道、前面到何處、可以宿
歇、那人道、此去六十里、有楊松鎮、是個安歇客商、的
所在、近處却無宿頭、程元玉也曉得、有個楊松鎮、就
問道、今日晏了些、還可到得那里麼、那人擡頭把目
影看了一看道、我到得、你到不得、程元玉道、又來好

我、才、驚、奇、笑、了、我、每、是、騎、馬、的、友、到、不、得、你、是、步、行、的、反、說、到、
得、是、怎、的、說、那、人、笑、道、此、間、有、一、條、小、路、斜、抄、去、二、
十、里、直、到、河、水、灣、再、二、十、里、就、是、鎮、上、若、你、等、在、官、
路、上、走、迂、迂、曲、曲、差、了、二、十、多、里、故、此、到、不、及、程、元、
玉、道、果、有、小、路、快、便、相、煩、指、示、同、行、到、了、鎮、上、買、酒、
相、謝、那、人、欣、然、前、行、道、這、等、都、跟、我、來、那、程、元、玉、只、
貪、路、近、又、見、這、廝、是、個、長、路、人、信、着、不、疑、把、適、間、婦、
人、所、言、驚、恐、都、忘、了、與、僕、人、策、馬、跟、了、那、人、前、進、那、
一、條、路、來、初、時、平、坦、好、走、走、得、一、里、多、路、地、上、漸、漸、
多、是、山、根、頑、石、驢、馬、走、甚、不、便、再、行、過、去、有、陡、峻、高、

山遮在面前，繞山走去，多是深密林子，仰不見天。程元玉主僕俱慌，埋怨那人道：「如何走此等路？」那人笑道：「前邊就平了。」程元玉不得已，又隨他走。再度過一個崗子，一發比前崎嶇了。程元玉心知中計，叫聲不好，不好，急急掣轉馬頭，回路。忽然那人忽哨一聲，山前湧出一千人來。

猙獰相貌，劣撒身軀，無非月黑殺人，不過風高放火。盜亦有道，大曾偷習儒者，虛聲師出，無名也會。剽竊將家，實用人間，偶爾呼爲盜，世上於今半是君。

程元玉見不是頭，自道必不可乾，慌慌忙忙下了馬，躬身作揖道：「所有財物，但憑太保取去，只是鞍馬衣裝，湏留下做歸途盤費則箇。」那一夥強盜聽了說話，果然只取包裹來，搜了銀兩去了。程元玉急回身尋時，那馬散了繮，也不知那里去了。僕人躲避，一發不知去向，悽悽惶惶，剝得一身，揀個高崗立着，四圍一望，不要說不見強盜出沒去處，併那僕馬消息，杳然無踪，四無人烟。且是天色看看黑將下來，沒个道理，嘆一聲道：「我命休矣！」正急得沒出緒，只聽得林間樹葉窸窣聲響。程元玉回頭看時，却是一個人，攀藤

附葛而來，甚是輕便，走到面前，是個女子。程元玉見了，個人心下已放下了好些驚恐，正要開口問他。那女子忽然走到程元玉面前來，稽首道：「兒乃韋十一娘弟子，青霞是也。吾師知公有驚恐，特教我在此等候。吾師只在前面，公可往會程元玉，聽得說是常十一娘，又是驚恐之說，相合心下就有些望他，救答意思，略放膽大些了。隨着青霞前往，行不到半里，那飯店裡遇着的婦人來了，迎着道：「公如此大驚，不早來相接，甚是有罪。公貨物已取還，僕馬也不必憂疑。程元玉是驚壞了的，一時答應不出。十一娘道：「公今

非有術
也住此
地面不
得

夜不可前去，小庵不遠，且到庵中一飯，就在此寄宿。
罷了，前途也去不得。程元玉不敢違，隨了去。過了兩
個崗子，前見一山陡絕，四週並無聯屬，高峰插于雲
外，常十一娘以手指道：「此是雲岡小庵，在其上。」引了
程元玉攀蘿附木，一路走上，到了陡絕處，常與青霞
共來扶掖，數步一歇。程元玉氣喘當不得，他兩個就
如平地一般。程元玉擡頭看高處，恰似在雲霧裡，及
到得高處，雲霧又在下面了，約莫有十數里，方得石
磴，磴有百來級，級盡方是平地，有茅堂一所，甚是清
雅。請程元玉坐了，十一娘又另喚一女童出來，叫做

縹雲整備茶菜，山斂松醪，請元玉喫。又叫整飯，意甚懇懇。程元玉方纔性定，欠身道：「程某自不小心，落了小人圈套。若非人人相救，那討性命？只是夫人有何法術，制得他討得程某貨物轉來？」十一娘道：「吾是劍俠，非凡人也。適間在飯店中，見公情推，不像他人輕薄。故此相敬，及看公面上氣色，有滯，當有憂虞。故意假說乏錢，還店以試公心。見公頗有義氣，所以留心。在此相候，以報公德。適間鼠輩無禮，已曾曉諭他過。了程元玉見說，不覺歡喜敬美。他從小頗看史鑑，曉得有此一稱法術，便問道：「聞得劍術起自唐時，到宋

時絕了，故自元朝到國朝，竟不聞有此事。夫人在何處學來的？十一娘道：此術非起于唐，亦不絕于宋。自黃帝受兵符于九天玄女，便有此術。其臣風后習之，所以彼得蚩尤帝，以此術神奇，恐人妄用，且上帝立戒甚嚴，不敢宣揚。但揀一二誠篤之人，口傳心授，故此術不曾絕傳也。不曾廣傳，後來張良募來擊秦，皇梁王遣來刺袁盎，公孫述使來殺來客，李師道用來殺武元衡，皆此術也。此術既不易輕得，唐之藩鎮羨慕做做，極力延致奇踪異跡之人，一時罔利之輩，不顧好歹，皆來爲其所用，所以獨稱唐時有此，不知

彼輩諸人實犯上帝大戒。後來皆得慘禍。所以彼時先師復申前戒。大略不得妄傳人。妄殺人。不得替惡人出力。害善人。不得殺人。而居其名。此致戒最大。故趙元昊所遣刺客不敢殺韓魏公。前傳劉止彥所遣刺客不敢殺張德遠。也是怕犯前戒耳。程元玉道史稱黃帝與蚩尤戰。不說有術。張良所募力士亦不說術。梁王公孫述。李師道所遣皆說盜。如何是術。十一娘道公言差矣。此正吾道所謂不居其名也。蚩尤生有異像。且挾奇術。豈是戰陣可以勝得。秦始皇萬乘之主。僕從儀衛何等威焰。且秦法甚嚴。誰敢擊他。

既足絕
險險險

拍笑聲如雷

卷之四

十三

尚友錄

也沒有擊了他，可以脫身的。至如袁盎官居近侍，來
岑身爲大帥，武相位在台衡，或取之萬衆之中，直戕
之，聲聲之下，非有神術，怎做得成。且武元衡之死，并
其顛骨也取去了。那時慌忙中，誰人能有此間工夫。
史傳元自明白，公不曾詳玩其旨耳。程元玉道：史書
上果是如此，假如太史公所傳刺客，想正是此術。至
荆軻刺秦王，說他劍術疎，前邊這幾個刺客，多是有
術的了。十一娘道：史遷非也。秦誠無道，亦是天命真
主，縱有劍術，豈可輕施。至于專諸、聶政諸人，不過義
氣所使，是今有血性，好漢原非有術。若這等都叫做

此以
道言以
名仙正
以平心
改

劍術世間拚死殺人自身不保的盡是術了。怪元玉道崑崙摩勒如何十一娘道這是粗淺的了。昔隱娘紅線方是至妙的摩勒用形但能涉歷險阻試他矯捷手段隱娘輩用神其機玄妙鬼神莫窺針孔可度皮郭可裁倏忽千里往來無迹豈得無術得元玉道吾看亂鬚客傳說他把仇人之首來喫了劍術也可。以報得私仇的十一娘道不然亂鬚之事寓言非真也。就是報仇也論曲直若曲在我也是不敢用術報得的。程元玉道假如術家所謂仇必是何等爲最。十一娘道仇有幾等皆非私仇世間有做守令官處使

手。多。費。可。見。之。見。
小民貪其賄。又害其命的。世間有做上司官張大威
權專好諂奉。反害正直的。世間有做將帥只剝軍餉
不勤武事。敗壞封疆的。世間有做宰相樹置心腹專
害異已。使賢奸倒置的。世間有做試官私遞關節賄
賂狗私黑白混淆。使不才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
術所必誅者也。至若舞文的滑吏武斷的土豪自有
開宰主之忤逆之子。負心之徒。自有雷部司之不關
我事。程元玉曰。以前所言幾等人。曾不聞有顯受刺
客。劉仙殺戮的。十一娘笑道。豈可使人曉得的。凡此
之輩。殺之之道。非一重者。或祇取其首領及其妻子。

不必說了。次者或入其咽，斷其喉，或傷其心腹，其家但知爲暴死，不知其故。又或用術攝其魂，使他顛蹶狂謬，失志而死。或用術迷其家，使他醜態迷出，憤懣而死。其有特木到的，但假托神異夢寐，使他驚懼而已。程元玉道：「劍可得試，令吾一看，否？」十一娘道：「大者不可妄用，且怕驚壞了你小者，不妨試試。」乃呼青霞、縹雲二女童至，分付道：「程公欲觀劍，可試爲之。」就此懸崖旋製，便了。二女童應諾。十一娘袖中摸出兩個丸子，向空一擲，其高數丈，纔墜下來。二女童卽躍登樹枝梢上，以手接着，毫髮不差。各接一丸來，一拂便

是雪亮的利刃。程元玉看那樹枝，樛曲倒懸，下臨絕
徑，宵不可測試。一俯矚，神魂飛蕩，毛髮森豎，滿身生
起寒粟。子來十一娘言笑自如。二女童運劍爲彼此
擊刺之狀，初時猶自可辨，到得後來，只如兩條白練
半空飛遠，並不看見。有人有頭飯時候，然後下來，氣
不喘色不變。程元玉嘆道：「真神人也！」時已夜深，乃就
竹榻上施衾，務命程在此宿。隊仍加以鹿裘覆之。十
一娘與二女童作禮而退。自到石室中去宿了。時方
八月，天氣程元玉擁裘覆衾，還覺寒涼，蓋緣石室高
了，天未明，十一娘已起身梳洗畢。程元玉也梳洗了。

出來與他相見了，謝他不盡。十一娘道：「山姑蘭慢，怨罪則個，又供了早膳，復叫青霞搽弓矢，下山尋野味，作畫饌，青霞去了一會，無一件將來，回說天氣早沒，有再叫縹雲去坐譚，未久縹雲提了一雉一兔上山來，十一娘大喜，叫青霞快整治供客。程元玉疑問道：「雉兔山中豈少，何乃難得如此？」十一娘道：「山中元不少，只是潛藏難求。」程元玉笑道：「夫人神術何求不得，乃難此雉兔？」十一娘道：「公言差矣，吾術豈可用來傷物命以克口腹乎？不唯神理不容也，如此小用，不得雉兔之類，原要挾弓矢盡人力取之，方可。」程元玉深

加嘆服。湏臾酒至，數行，程元玉請道夫人家世，願得一聞。十一娘踈踏沉吟道：「事多可愧，然公是忠厚人，言之亦不妨。」妾本長安人，父母貧，携妾取寓平涼，手藝營生。父亡，獨與母居。又二年，將妾嫁同里鄭氏子。母又轉嫁了人，去鄭子，逃達無度，喜俠游。妾屢屢諫他，遂至反目，因弃了妾。同他一夥無藉人到邊上立功去，竟無音耗。回來了，伯子不良，把言語謔戲我，我正色拒之。一日，潛走到我床上來，我畏床頭劍刺之，着了傷，走了。我因思我是一個婦人，既與夫不相得，弃在此間，又與伯子同居不便，况且今傷了他，徒在此

不得了。曾有个趙道姑，自幼愛我，他有神術，通我河傳得。因是父母在，不敢自由，而今只索投他去。次日往見道姑，道姑欣然接納，又道：「此地不可居，吾山中有庵，可往住之。」就挈我登一峰巔，較此處還險峻，有一圓瓢在上，就住其中，教我法術。至暮，徑平山去，只留我獨宿。戒我道：「切勿飲酒及淫色。」我想道：「深山中，那得有此兩事？」口雖答應，心中不然。遂宿在圓瓢中，床上至更餘，有一男子踰牆而入，貌絕美。我遽驚起，問他不答。叱他不退。其人直前將擁抱我，我不肯從。其人求益堅，我抽劍欲擊他，他也出劍相刺。他劍

甚精利。我方初學，自知不及，只得丟了劍，滾滾他道。妾命薄，久已灰心，何忍亂我。且師有明戒，誓不敢犯。其人不聽，以劍加我頸，逼要從他。我引頸受之，曰：要死便死，吾志不可奪。其人收劍，笑道：可知子心不變矣。仔細一看，不是男子，元來就是趙道姑。作此試我的。因此道：我心堅，盡把術來傳了。我術已成，彼自遠游。我便居此山中。了程元玉聽罷，愈加欽重。目已將半，辭了十一娘，要行。因問起昨日行裝，僕馬。十一娘道：前途自有人送還。放心前去。出藥一囊，送他。道：每歲服一丸，可保一年無病。送程下山，直至大路，方別。

元玉到
瓜牙个
新人

送其家
即其家
耳

纔別去，行不數步，昨日擄盜將行李僕馬已在路傍，
等便奉還程元玉將銀錢分一半與他，死不敢受。祇
至一金做酒錢也，必不肯問。是何故？擄盜道：「帝家娘
子有命，雖千里之外，不敢有違。違了他的，他就知道
我等性命要緊，不敢換貨用。」程元玉再三嘆息，仍舊
裝束好了，主僕取路前進。此後不聞十一娘音耗，已
是十餘年。一日，程元玉復到四川，正在棧道中行，有
一少年婦人，從了一個秀才行走，只當把眼來瞧他。
程元玉仔細看來，也像个素相識的，却是再想不起。
不知在那里會過，只見那婦人忽然叫道：「程丈別來。」

無恙乎、還記得青霞否、程元玉方悟是常十一娘的女童、乃與青霞及秀士相見、青霞對秀士道、此間便是吾師所重程丈、我也多曾與你說過的、秀士再與程叙過禮、程問青霞道、尊師今在何處、此位又是何人、青霞道、吾師如舊、吾丈別後數年、妾奉師命嫁此士人、程問道、還有一位縹雲何在、青霞道、縹雲也嫁人了、吾師又另有兩個弟子了、我與縹雲但逢着時節、纔去問省一番、程又問道、娘子今將何往、青霞道、有些公事在此、要做不得停留、說罷、作別、看他意態甚是匆匆、一竟去了、過得數日、忽傳蜀中某官暴卒、

某官性詭激好名專一暗地坑人奪人那年進場做房考又暗通關節賣了舉人屈筆真才有像十一娘所說必詠之數程元玉心疑道分明是青霞所說做的公事了却不敢說被此後再也無從相問此是吾朝成化年間事秣陵胡太史汝嘉有景十一娘傳詩云、

俠客從來久

雙丸雖有術

賢佞能辨別

尙當時假脫

常娘論獨奇

一劍本無私

恩讐不浪施

剗盡負心兒

拍案驚奇

卷之四

十六

拍案驚奇卷之四

拍案驚奇卷之五

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奏吉日裴越客乘龍

每說婚姻定宿緣

定經月老把繩牽

詩曰

非徒配偶難差錯

時日猶然不後先

話說婚姻事皆係前定從來說月下老赤繩繫足雖千里之外到底相合若不是因緣眼面前也強求不得的就是是因緣了時辰未到要早一日也不能勻時辰已到要遲一日也不能勻多是氣氣大使暗中主張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唐朝時有一個弘農縣尹姓李生一女年已及笄許配盧生那盧生生得備貌

長髯風流倜儻李氏一家盡道是個快婿。一日選定日子，贅他入宅。當時有一個女巫，專能說未來事體，頗有靈驗。與他家往來得熟。其日因為他家成婚行禮，也來看看要子。李夫人平日極是信他的，就問他道：「你看我家女婿盧郎官祿厚薄如何？」女巫道：「盧郎不是那個長髯後生麼？」李母道：「正是。」女巫道：「若是這個人，不該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不是這個模樣。」李夫人道：「吾女婿怎麼說的女巫道：「是一個中形白面一些髯鬚也沒有的。」李夫人失驚道：「依你這等說起來，我小如今夜還嫁人不成哩。」女巫道：「怎麼嫁

不成今夜一定嫁人李夫人道好胡說既是今夜嫁
得成豈有不是盧郎的事女巫道連我也那曉得緣
故道言未了只聽得外邊鼓樂喧天盧生來行納采
禮正在堂前拜跪李夫人拽着女巫的手向後堂門
縫裡指着盧生道你看這個行禮的眼見得今夜成
親了怎麼不是我女婿好笑好笑那些使鼓養娘們
見夫人說罷大家笑道這老媽媽慣扯大謊這番不
准了女巫只不做聲須臾之間諸親百眷都來看成
婚盛禮元來唐時衣冠人家婚禮極重合巹之夜凡
屬兩姓親朋無有不來的就中有引禮贊禮之人叫

做價相都不是以下人做就是至親好友中間有禮
度煞開儀容出衆聲音響亮的衆人就推舉他做了
是個尊重的事其時盧生同了兩個價相堂上贊拜
禮畢新人入房盧生將李小姐燈下揭巾一看獎了
一驚打一個寒噤叫聲阿呀往外就走親友問他並
不開口直走出門跨上了馬連加兩鞭飛也似去了
賓友之中有幾個與他相好的要問緣故又有與李
氏至戚的怕有別話錯了時辰要成全他的多來追
趕有的趕不上罷了有趕着的問他勸他只是搖手
道成不得成不得也不肯說出緣故來抵死不肯回

馬衆人計無所出，只得走轉來，把盧生老景說了一遍。那李縣令氣得目瞪口呆，大喊道：成何事體，成何事體！自思女兒一貌如花，有何作怪。今且在衆親友面前說明，好教他們看个明白。因請衆親戚都到房門前，叫女兒出來拜見，就指着道：這个便是許盧郎的小女，豈有驚人醜貌？今盧郎一見就走，若不教他見見衆位，到底認做个怪物了。衆人擡頭一看，果然丰姿冶麗，絕世無雙。這些親友也有說是盧郎無福的，也有說盧郎無緣的，也有道日子羞泄，犯了兇煞的。議論一个不定，李縣令氣忿忿地道：料那厮不識。

成就我也不伏氣與他。我女兒已奉見賓客。今若
 嘉禮不可虛廢。賓客裡面有願聘的。便赴今夕佳期。
 有衆親在此作証。明都可做大媒。只見賓相之中有
 一人走近前來。不慌不忙道。小子不才。願事門館。衆
 人定睛看時。那人姓鄭。也是拜過官職的了。面如傅
 粉。唇若塗朱。下頰上真个一根髭鬚。也不曾生。且是
 標緻。衆人齊喝一聲采道。如此小姐。正該配此才郎。
 况且年貌相等。門閥相當。就中推兩位年高的爲媒。
 另擇一个年少的代爲儂相。請出女兒交拜成禮。且
 應佳期。一應未備禮儀。婚後再補。是夜竟與鄭生成。

了親鄭生容貌果與女巫之言相合方信女巫神見
成婚之後鄭生遇着盧生他兩舍原相交厚的問其
目前何故如此盧生道小弟揭巾一看只見箱人兩
眼通紅不知朱盞牙長數寸爆出口外兩邊那里是
個人形與殿壁所畫夜叉無二膽俱嚇破了怎不驚
走鄭生笑道今已歸小弟了盧生道虧見如何然得
鄭生道且請到弟家請出來與兄相見則个盧生隨
鄭生到家李小姐梳妝出拜天然綽約絕非房中前
日所見模樣懊悔無及後來聞得女巫先曾有言如
此如此曉得是有个定數嘆住罷了正合着古語兩

句道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而今再說一個唐時故事、乃是乾元年間、有一個吏部尚書姓張、名鎬、有第二位小姐、名喚德容、那尚書在京中任上時、與一個僕射姓裴、名冕的、兩個往來、得最好、裴僕射有第三個兒子、曾做過藍田縣尉、的、叫做裴越客、兩家門當戶對、張尚書就把這個德容小姐許下了他親事、已揀定日子成親了、却說長安西市中、有個算命的老人、是李淳風的族人、叫做李知微、星數精妙、凡看命起卦、說人吉凶禍福、必定斷

下。个。日。子。時。刻。不。差。一。日。有。个。姓。劉。的。是。个。應。舉。貢。子。到。京。理。蔭。求。官。數。年。不。得。這。一。年。已。自。鑽。求。要。紫。關。節。叮。嚀。停。當。吏。部。試。判。已。畢。道。是。必。成。聞。西。市。李。老。之。名。特。來。請。問。李。老。卜。了。一。卦。笑。道。今。年。求。之。不。得。來。年。不。求。自。得。劉。生。不。信。只。見。吏。部。出。榜。為。判。上。落。了。字。眼。果。然。無。名。到。明。年。又。在。吏。部。考。試。他。不。曾。央。得。人。情。抑。且。自。度。書。判。中。下。未。必。合。式。又。來。西。市。問。李。老。李。老。道。我。舊。歲。就。說。過。的。君。官。必。成。不。必。憂。疑。劉。生。道。若。得。官。當。在。何。處。李。老。道。祿。在。大。梁。地。方。得。了。後。你。可。再。來。見。我。我。有。話。說。吏。部。榜。出。果。然。還。

貧人正
平下樓

授開封縣尉劉生驚喜信之如神又去見李老李老道君去爲官不必清儉只消恣意求取自不妨得歸到任滿可討个差使再入京城還與君推算劉生記着言語別去到任那邊州中刺史見他舊家人物好生委任他劉生想着李老之言廣取財賄毫無避忌上下官吏都喜歡他再無說話到得任滿貯積千萬遂見刺史討个差使刺史依允就教他部着本州租稅解京到了京中又見李老李老道公三日內卽要遷官劉生道此番進京實要看个機會設法遷轉却是三日內如何能勾况未是那陞遷日期這個未必

准了李老道決然不差遷官也就在彼郡得了後可
再來相會還有說話劉生去了明日將州中租賦到
左藏庫交納正到庫前只見東南上皓大一隻五色
鳥飛來庫藏屋頂住着文彩輝煌百鳥喧噪彌天而
來劉生大叫奇怪奇怪一時驚動了內官宮監大小
人等都來看囊有識得的道此是鳳凰池那大鳥住
了一會聽見喧鬧之聲卽時展翅飛起百鳥漸漸散
去此話聞至天子面前龍顏大喜傳出勅命來道那
个先見的於原身官職加陞一級改用內官查得真
實却是劉生先見遂發下吏部遷授浚儀縣丞果是

三日又就在此州。劉生愈加敬信李老。再來問此去為官之方。李老云：只須一如前政。劉生依言，仍舊恣意貪取，又得了千萬。任滿赴京聽調，又見李老。李老曰：今番當得一邑正官，分毫不可妄取了。慎之慎之。劉生果授壽春縣宰。他是兩任得慣了的手脚，那里忍耐得住。到任不久，舊性復發，把李老之言丟過一邊。偏生前日多取之言好聽，當得個謹依來命。今日不取之言迂闊，只推道未可全信。不多時，上官論劾追贓削職了。又來問李老道：前兩任只叫多取，今却叫不可妄取，都有應驗。是何緣故。李老道：今當與公

財散在人處
公去
做官原是
收了自己家
舊物不為
妄取所以
一些無事
那壽春一
縣之人不
曾欠公的
豈可過求
如今強要
起來就做
壞了劉生
大伏慙悔
而去凡李
老之驗如
此非一說
不得這許
多而今且
說正話那
裴僕射家
揀定了做
親日期叫
媒人到張
尚書家來
通信道日
張尚書問
得李老許
多神奇靈
應便叫人
接他過來
把女兒八
字與婚期
教他合一
合看怕有
甚麼冲犯
不宜李老
接過八字
看了一看
道此命喜
事不在今
年亦不在此
方尚書道
只怕日子

說明公前世是个大商有二千萬貲財死在汴州其財散在人處公去做官原是收了自家舊物不為妄取所以一些無事那壽春一縣之人不曾欠公的豈可過求如今強要起來就做壞了劉生大伏慙悔而去凡李老之驗如此非一說不得這許多而今且說正話那裴僕射家揀定了做親日期叫媒人到張尚書家來通信道日張尚書問得李老許多神奇靈應便叫人接他過來把女兒八字與婚期教他合一合看怕有甚麼冲犯不宜李老接過八字看了一看道此命喜事不在今年亦不在此方尚書道只怕日子

不利、或者另改一个也罷、那有不在今年之理、况且男女兩家、都在京中、不在此方、更在何處、李老道、據着命數已定、今年決然不得成親、吉日自在明年三月初三日、先有大驚之後、方得會合、却應在南方、冥數已定、日子也不必選、早一日不成、遲一日不得、尚書似信不信的、道那有此話、叫管事人封个賞、封謝了去、剛出得門、裴家就來接了去、也爲婚事將近、要看看休咎、李老到了裴家、占了一卦、道怪哉、怪哉、此卦恰與張尚書家的命數正相符合、遂取文房四寶出來、寫了一柬、道

三月三日

不避不疾

水淺舟膠

虎來人得

驚則大驚

吉則大吉

裴越客看了不解其意，便道：「某正爲今年尚書府親事，只在早晚問个吉凶。這三月三日之說，河也。李老道此正是婚期。裴越客道：「日子已定，眼見得不到那時了，不准不准。」李老道：「郎君不得性急，老漢所言萬無一悞。」裴越客道：「水淺舟膠，虎來人得，大略是不祥的說話了。」李老道也未必不祥，應後自見。作別過了。正待要歡天喜地，指日成親，只見補闕拾遺等官爲選舉不公，交章論劾吏部尚書奉聖旨，謫貶張鎬爲

辰州司戶，即日就道。張尚書嘆道：「李知微之言驗矣。」便教媒人回覆裴家，約定明年三月初三，到辰州成親。親自帶了家眷，星夜到貶處去了。元來唐時大官謫貶，甚是消條，親眷避忌，不十分肯與往來的。怕有朝廷不測時，時憂恐。張尚書也不把裴家親事在念了。裴越客得了張家之信，喫了一驚，暗暗道：「李知微好准卦，畢竟要依他的日子了。真是到手佳期，却成虛度。悶悶不樂，過了年節，一開新年，便打點束裝，前赴辰州成婚。那越客是豪奢公子，規模不小，坐了一號大座船，滿載行李，輜重家人二十多房，養娘七八个。」

安童七八個擇日開船。越客恨不得肋生雙翅，脚下騰雲一眨眼，便到辰州。行了多日，已是二月盡邊。皆因船隻狼狽，行李沉重，一日行不上百來里路。還有攔着淺處，弄了幾日，纔弄得動的。還差辰州三百里遠近。越客心焦，恐怕張家不知他在路上，不打點得，錯過所約日子。一面舟行，一面打發一個家人，在野路驛中討了一匹快馬，先到辰州報信。家人星夜不停報入辰州來。那張尚書身在遠方，時懷憂悶。况且不知道裴家心下如何，未知肯不嫌路遠來赴前約否。正在思忖不定，得了此報，曉得裴郎已在路上。將

連客感
宛自然
如此

拈來驚奇

卷之五

九

到不勝之喜。走進衙中對家眷說了，俱各歡喜不盡。此時已是三月初二日了。尚書道：明日便是吉期，如何來得及？但只是等裴郎到了，再定日未遲。是夜因為德容小姐佳期將近，先替他簪了髻，設宴在後花園中會集衙中親丁女眷。與德容小姐添妝把盞。那花園離衙齋將有半里，辰州是個山深去處。雖然衙齋左右多是些叢林密箐，與山林之中無異可也。幽靜好看。那德容小姐同了衙中姑娘姊妹，儘意游玩。酒席既闌，日色已暮，都起身歸衙。衆女眷或在前面或在後，大家一頭笑語一頭行走。正在喧哄之際，一陣

更驚石
哭

原無策
可施

風過竹林中騰地跳出一個猛虎來擒了德容小姐
便走衆女眷喚了一驚各各逃竄那虎已自跳入巖
蒼之處不知去向了衆人性定奔告尚書得知合家
啼哭得不耐煩那時夜已昏黑雖然聚得些人起來
四目相視束手無策無非打了火把四下裡照得一
照知他在何路上可以救得乾闥壞了一夜一毫無
幹到得天曉張尚書噙着淚眼點起人夫去尋骸骨
漫山遍野無處不到並無一些下落張尚書又惱又
苦不在話下且說裴越客已到辰州界內石阡江中
那江中都是些山根石底重船到處觸礙一發行不

所謂老
婆心惡
也

得已是三月初二日了。還差幾十里路。越客道似此行去如何。趕得明日到心焦背熱。與船上人發極嚷。亂船上人道。這是用不得性的。我們也巴不得到了。討喜酒喫。耐耐煩。在此延挨。裴越客道。却是明日是吉期。這等擔閣怎了。船上人道。只是船重得緊。所以只管攔淺。若要行得快。除非上了些吓等船。輕了好行。越客道。有理有理。他自家着了急的。叫住了船。一跳便跳上了吓。招呼衆家人起來。那些家人見主人已自在吓上了。誰敢不上一走就走了。二十多人起來。那船早自輕了。越客在前。衆家人在後。一路走去。

那船好轉動，不比先前自在江中相傍着行，行得四五里，天色將晚，看見岸傍有飯屋一間，屋內有竹床一張，越客就走進屋內，叫安童把竹床上掃拂一掃，拂坐了歌一歇氣，再走這許多僮僕都站立左右，也有站立在門外的，正在歇息，只聽得樹林中颼颼的風響，于時一線月痕和着星光，雖不甚明白也，微微看得見，約莫風響處有一物行走甚快，將到近邊，仔細看去，却是一個猛虎，背負一物而來，衆人驚惶連忙都躲在板屋裡來，其虎看看至近，衆人一齊敲着板屋，吶喊也有把馬鞭子打在板上，振得一片價響。

這虎也
狂也苦
一查

那虎到板屋側邊，放下了背上的東西，抖抖身子，聽得衆人叫喊，像似也有些懼怕，大吼一聲，飛奔入山去了。衆人在崖縫裡張着看那放下的東西，恰像個人一般，又恰像在那里有些動，等了一會，料虎去遠了，一齊捏把汗出來看時，却是一個人，口中還微微氣喘，來對越客說了。越客分付衆人救他，慌忙叫放船擺，叫衆人扛扶其人上了船，叫快快解了纜，開去。恐防那虎還要尋來，船開了半晌，越客叫點起火來，看艙中養娘們各拿燭點起，船中明亮，看那人時，却是

脅灣揚柳臉綻芙蓉喘吁吁吐氣不齊戰兢兢驚
神未定頭垂髮亂是個醉扶上馬的楊妃日閉唇
張好似死乍還魂的杜麗而龐勾可十七八美絕
從來無二三

越客將這女子上下看罷大驚說道看他容顏衣服
決不是等閒村落人家的叫衆養娘好生看視衆養
娘將軟褥鋪灑抱他睡在床上解看衣服盡被樹林
荆棘抓破且喜身體毫無傷痕一個養娘替他將亂
髮理清梳通了挽起一髻將一個手帕替他紮了拿
些姜湯灌他他微微開口點下去了又調些粥湯來

灌他弄了三四更天氣，看看甦醒，神安氣集，忽然擡起頭來，開目一看，看見面前的人，一個也不認得，哭了一聲，依舊眠倒了。這邊養娘們問他來歷緣故，及遇虎根由，那女子只不則聲。憑他說來，說去，竟不肯答應一句。漸漸天色明了，岸上有人走動，這邊船上也着水夫上繹。此時離州城只有三十里了，聽得前面來的人紛紛講說，道張尚書第二位小如昨夜在後花園中遊賞，被虎撲了去，至今沒尋屍骸處。有的道：「難道連衣服都喫盡了不成？」水夫聞得此言，想着夜來的事，有些奇怪，商量道：「船中那話兒莫不是。」

一
張子
試可整

就。着。一。個。下。船。來。把。路。上。人。來。的。說。話。稟。知。越。客。越。
客。一。發。驚。異。道。依。此。說。話。被。虎。害。的。正。是。我。定。下。的。
娘。子。了。這。船。中。救。得。的。可。是。不。是。連。忙。叫。一。個。知。事。
的。養。娘。來。分。付。他。道。你。去。對。方。纔。救。醒。的。小。娘。子。說。
問。可。是。張。家。德。容。小。姐。不。是。養。娘。依。言。去。問。只。見。那。
女。子。聽。得。叫。出。小。名。來。便。大。哭。將。起。來。道。你。們。是。何。
人。曉。得。我。的。名。字。養。娘。道。我。們。正。是。裴。官。人。家。的。船。
正。為。來。赴。小。姐。佳。期。船。行。的。遲。怕。趕。日。子。不。送。所。以。
官。人。只。得。上。岸。行。走。誰。知。却。救。了。小。姐。上。船。也。是。天。
緣。分。定。那。小。姐。方。纔。放。下。了。心。便。說。花。園。遇。虎。一。路。

拍案驚奇

卷之五

三

尚友堂

上如騰雲駕霧不知行了多少路自拚必死被虎放下地時已自魂不附體了後來不知如何却在船上養娘把救他的始末說了一遍來覆越客道正是這一个小姐越客大喜寫了一書差一个人飛報到州裡尚書家來尚書正爲女兒骸骨無尋又且女壻將到傷痛無奈忽見裴家蒼頭有書到愈加感切拆開來看上寫道

趨赴嘉禮江行舟澁從陸倍道忽遇虎負愛女至驚逐之頃虎去而人不傷今完善在舟希示進止子壻裴越客百拜

尚書看罷又驚又喜走進衙中說了滿門嘆異尚書夫人便道從來罕聞奇事想是爲吉日趕不及了神明所使今小姐旣在裴郎船上了還可趕得今朝成親尚書道有理有理就叫鞦韆一疋快馬帶了儀從不上一個時辰趕到船上來翁婿相見甚喜見了女兒又悲又喜安慰了一番尚書對裴越客道好教賢婿得知今日之事舊年間李知微已斷定了說成親必竟要今日昨晚老夫見賢婿不能勾就到道是決趕不上今日這吉期誰想有此神奇之事把小女竟送到尊舟如今若等尊舟到州城水路難行定不能勾

莫若就在尊舟結了花燭成了親事明日慢慢回衙
這吉期便不挫過了裴越客見說便想道若非岳丈
之言小婿幾乎忘了舊年李知微題下六句首二句
道三月三日不遲不疾若是小婿在舟行時只疑遲
了而今虎送將來正應着今日中二句道水淺舟膠
虎來人得小婿起初道不祥之言誰知又應着這奇
事後來二句驚則大驚吉則大吉果然這一驚不小
誰知反因此委着吉期李知微真半仙了張尚書就
在船邊分派人喚起儂相辦下酒席先在舟中花燭
成親合巹飲宴禮畢張尚書仍舊鞫馬先回等他明

日舟到接取女兒女婿是夜裴越容遂回德容小姐就在舟中共入鴛鴦歡聚少年夫婦極盡于飛之樂明日舟到一同上岍拜見丈母諸親尚書夫人及姑姨姊妹合衙人等看見了德容小姐恰似夢中相逢一般歡喜極了反有墮下淚來的人人說道只爲好日來不及感得神明之力遣个猛虎做媒把百里之程頓倒送到從來無此奇事這話傳出去个个奇駭道是新聞民間各處立起个虎媒之祠但是有婚姻求合的虔誠祈禱無有不應至今黔峽之間香火不絕於時有六句口號

拍案驚奇

卷之五

一五

仙翁知微
如此媒人

判成定數
東道難做

虎是神差

佳期不挫